

申江 夜曲

蔡其康

● 本书描写了一位女沪剧
演员所走过的艺术道路及
曲折的生活经历

7.5
1

I247.5
1564

中江夜曲

蔡其康

申江夜曲

蔡其康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25,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000册

书号: 10141·1089 定价: 1.50元

责任编辑 顾关荣 朱新楣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戏剧演员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

名演员初似英一心献身于戏剧艺术，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在家庭生活中，她把全部感情和唯一希望寄托在儿子初筱东身上。而初筱东对母爱的温馨已不够满足，他追求爱情，憧憬未来，在生活和事业上走自己的路，母子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初似英在台上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台下却亲手制造了一场家庭悲剧。

作者以抒情的笔致，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着力塑造了初似英这一充满矛盾性格的人物形象；初筱东这个八十年代的青年，热情正直，纯洁可爱，他和琴师柴冰的师生情谊极为感人。小说中出现的老中青演员莫情惜、尚水仙、白云鹤、方琴琴也都各具个性，形象鲜明，具有浓郁的舞台色彩和戏剧演员特定的生活气息。

BK75123

目 录

一	听弦	1
二	访弦	8
三	微波	17
四	后台	24
五	夜归	38
六	生活	44
七	心曲	50
八	赠曲	62
九	照片	70
一〇	醉歌	85
一一	鸿雁	99
一二	情惜	113
一三	访师	119
一四	生日	124
一五	识密	138
一六	劝鹤	152
一七	送琴	160
一八	夜思	173
一九	夜曲	182
二〇	探询	186
二一	深沉	194
二二	急电	198
二三	琴裂	205

二四	爱抚.....	209
二五	追溯.....	220
二六	重逢.....	224
二七	突破.....	239
二八	演奏.....	251
二九	欢聚.....	260
三〇	花菱.....	265
三一	惊雨.....	272
三二	斥母.....	281
三三	寒袭.....	289
三四	整弦.....	296
三五	吻琴.....	308
三六	授奖.....	314
三七	花落.....	319
三八	花束.....	325

一 听 弦

夏至，延长了日落时刻，瑰丽的夕阳和金色的鱼鳞状云絮，给江南小镇涂上了油画般的色彩。水巷小河倒映着水上人家特有的风貌，几叶小舟给平静的市河增添了生机和活力。耸起的一座座拱桥，则是苗条的小河立体的曲线。

一个衣冠楚楚、神态稳重的小青年伫立河岸，用陌生的新奇的目光朝四周看望了一会，便信步朝小镇最热闹的关帝庙前走去。庙前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地盘是水街镇集市贸易中心，人车攒挤，川流不息，一派繁荣景象！此情此景，对这位久居大城市的小青年，真是一番别有情趣的世界。众多的鱼肉禽蛋的摊贩全然没有引起这小青年的注意，他很留恋那些颇有乡镇特色的夏令小吃，绿豆粥、酒酿饼、地栗糕、豆腐花……品种繁多。他想喝一碗豆腐花，往复走了三次，都没好意思坐下去。即使在久居的D市，宠他爱他的妈妈也从不让他随便在摊头上吃东西的。

青年观赏了一阵吃食摊，便侧着身子，挤进了听书的人堆，双臂交叉在胸前，准备定心听一会。说的是《杨乃武与小白菜》，书是不错，可说书人把刘子和调笑小白菜的那一段书说得十分低级庸俗，几位女听客红着脸走掉了。青年来到一位拉二胡的瞎老汉前，他一听就知道，瞎老汉拉的是《梅花三弄》。大概是这把蹩脚的二胡老掉了牙，音不准，拉得也杂乱无章，声音比补瓷碗的好不了多少。一旁有两个老汉闲坐着，间或寒暄几句，根本不在听《梅花三弄》，倒是这位青

年在奏乐人前耐心地站了一会，把一枚五分的硬币丢进地上的罐头盒。“嗒啦”一下的声响，给瞎老汉带来多少欣慰、鼓励呵，他拉得更卖力了，可丢钱的青年已不在了。

夕阳几多色，尽在碧波中。青年沿着水巷小街，走上石拱桥，身子靠着桥栏，欣赏着水乡的傍晚景色。要是在此倚栏摄影留念，一定很有诗意，他想。久居城市，很难看到这样宽广的天地，很难观赏到这水乡小镇独特的风光。

桥头路口，墙上张贴着两张醒目的演出海报：一张是民族乐团的，一张是沪剧团的。沪剧团的那一张由于张贴多日，只留下残缺不全的小半张了。青年在心里笑道：D市的剧团竞相送戏下乡来了，来挣富有的农民的钱了。他正专注地观看着民族乐团的演出海报，忽听得一阵阵琴弦之声从水面上徐徐飘来。这弦声，和方才的《梅花三弄》简直是天壤之别，音色圆润悠扬，若远若近，若即若离，似水乡潺潺流水，又如晚风徐徐的咏叹调。弦声是从临水的一间小破屋里传出来的。他蹲在小河边的一块平坦的洗衣石上，双手托着下巴颏，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判断，破屋里的二胡手是很有艺术造诣、很有功力的；又纳闷，为什么这样一位高手居住在如此寒酸的破屋里呢？青年对大多二胡曲都有所了解，唯独没有听到过这个曲子。听，琴弦奏出了如泣似诉的扣人心弦的旋律。青年对二胡的音乐语言理解能力特强。弦声，触发了他的心绪，他仿佛意识到，那舒展的音乐正是表现他所在的英艺沪剧团这一次出来演出的看家剧目《叛逆的女性》中的一段唱词：

我俩驾一只小舟到大海之中去飘扬，

小舟船遇到大风浪，

难免这只小船要遭殃……

英艺沪剧团在D市上演传统剧《叛逆的女性》以来，连满一月，要不是文化局安排下乡演出的计划，他们在D市不换剧场，再续演十天半月，也会满座的。下乡演出条件当然没有在D市好，水街镇只有一个八百多只座位的小剧场，剧团和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在文庙露天剧场演出六场，这样既可容纳更多观众，又增加了剧团收入。但演到第六场，没买到票的观众把文庙的竹篱笆都挤塌了。不得不出动派出所民警和治安人员来维持秩序，并当众宣布加演两场，才解了围。

女主角初似英离开D市后身体就有些不适应，可她倔强地顶住了。她想，自己有娇气，也不能带到这乡村小镇来。天是有些热了，出码头演出也确实辛苦，一位拉主胡的老琴师病倒了，便让入剧团才一年多的小青年初筱东顶上去。初筱东是去年从艺校分配来的。他在艺校学的是小提琴专业，但他人聪明，二胡、打琴，三脚猫（注）都能凑合几下。今年春节期间，剧团分成两个演出队，少一个拉主胡的，也让他顶上去了。筱东拉胡琴的水平，让行家评论，打个60分就不错了。不过剧团里的人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初筱东的妈妈初似英是一团之长，又是剧团里的大台柱，谁愿意说个“不”字，去得罪权威人物。因此，自从春节以来，筱东就一直跟拉主胡的琴师学习，可现在他要顶即将退休的老琴师的位置了，初似英不得不对儿子要求严格一些。剧团来水街镇第一天，初团长当众宣布，让几个B角演员也演两场。B角演员们听了心里高兴啊！演员只要有戏演，演得再累，唱得再多也不怕，最怕把他当房前的葫芦挂起来。B角排戏时，初似英双手交叉在胸前，认真地看着听着。排到“花园会”一场，当B角女主角唱到“我俩驾一只小舟到大海之中去飘扬”这

（注）三脚猫：方言，意思是什么都会一点。

一句时，她拍拍手，说了一声“停一停”，便走到乐队前面，严肃地对二十岁的主胡说：“这句长腔长板，胡琴的托腔是很重要的，你不能直蹦蹦地拉，要把感情放进去。这段唱词是很美的、很有感情的。表现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女人对自己命运的忧虑，尽管有人对她表示了真挚的感情，她还是不放心，她觉得自己这样死去丈夫的人的命运，就象一只在大海里漂泊的小船。因此，这时候，音乐一定要配合好，特别是主胡……”乐队人员、B角演员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筱东被团长妈妈讲得不好意思，脸红一阵白一阵，不吭声。团长妈妈心里也完全明白，筱东之所以能调到沪剧团，是由于她的面子。很多从艺校器乐班出来的小青年，都分配到小学当音乐教员，到专业剧团的毕竟是少数。再说，筱东在艺校是学小提琴的，一下子要让他拉二胡，也的确难为了他。这一年来，多少风言风语吹过她的耳边，她听见只当没听见，自己是四十六岁的人了，还有多少年舞台生涯啊？不要看现在还在风头上，写演出海报和印说明书，总是把“初似英”三个字放在突出的地位，但要不了六七年，就会人老珠黄的。养儿防老，她不靠儿子又靠谁？她只有筱东这么一个亲儿子，儿子未来的道路和妈妈晚年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她能不为儿子操心，能不为儿子的前途张罗张罗吗？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筱东还是通过正常手续调到沪剧团来的。孩子在专业上肯钻，有上进心，又机灵，团里人也都喜欢他。他，总算没给团长妈妈丢脸。

“再来一遍，”初团长又拍拍手，“‘花园会’一场重新开始。”演员们立即进入角色……初似英仍双手交叉在胸前，用心看着。她觉得，演男女主角的B角演员方琴琴和刘浏虽年轻，都只有二十一二岁，但唱得还不错。方琴琴这些天一直给

初似英配演阿菱丫头，在“抢绢头”这场戏里，那伶俐活泼的表演不亚于自己年轻时候的情况。绰号叫“小黑炭”的刘浏虽然皮肤黑，演富家子弟，头颈和手都要化装，但小四方脸五官端正，有点黑里俏。他俩唱得多少有些韵味，就是嫩一些。当然，她尤其注意乐队，注意主胡，她觉得筱东这一遍多少有点进步，长腔长板的弦声听来细而不绝，绵而不断。孩子的胡琴拉得是嫩着点，可路子还正啊。

B角把戏的主要场次排练以后，初团长对男女主角谈心：“琴琴和刘浏唱得还可以，比以前有进步，要是感情再充实些就好了。”她对筱东很严，对别人，讲话却很注意分寸，明明是批评的话，可从她的语气和声调上听来，仿佛是表扬和鼓励的了……

演出第二天，在剧团下榻的饭店里的一间团长独用的房间里，初似英正要睡午觉时，儿子就向她撒娇了：

“妈呀，我说了好几次了，你也不给我请个二胡老师，给我辅导。说我们团里的老琴师水平不高，可眼看老琴师马上要退休了，我这个主胡是揪着羊头吃草！你昨天还当着众人批评我！”

“我不是不想给你找老师么！”初似英对着墙上的镜子，双手拢了拢漂亮的髻发，头微微甩动一下——这是她的习惯动作。“找老师，不是买菜抓到篮里就是。水平高的，人家没有时间；水平低的，都是半瓶子晃荡，和团里的老琴师差不多。人还要好，花头花脑的人，我也不放心。”

儿子象胶姆糖似地粘在妈妈身旁，用手指梳弄着妈妈因为演《叛逆的女性》而烫做的三十年代长卷条式的头发。

妈妈继续说：“当着众人说你几句，倒让剧团里的人看到，团长对自己的儿子要求也是严格的。我总不能整天在剧

团里对你笑，让人家笑话！”她伸出涂着淡朱色指甲油的手指在儿子脑门上点了一下。

“这么说，找个琴师，还得经过你严格考试啰？”儿子撒娇地晃动着妈妈的肩，“你给我请老师、请老师嘛……”

“又长又大的人了，不要耍小团脾气，妈给你留心着就是了。”团长妈妈对剧团里再娇气的小姑娘演员也有办法对付，可就是对自己宝贝儿子撒起娇来，束手无策。“我要午睡了，离开了D市，人总归不舒服，你也去歇一会。”

儿子知道，妈妈午睡是不允许别人打扰的，便说：“妈，你放心睡，到三点钟，我会叫醒你的。”他替妈妈放下蚊帐，轻步走了。

初似英从蚊帐里看着儿子颀长的身影离去，她在心里微笑，能说儿子一点不懂事吗？她当然也希望儿子在艺术上有所长进，希望儿子的弦声能逐渐得到演员和观众的赞赏。自己身上充满艺术细胞，能一点不遗传给儿子吗？

这几天，文庙露天剧场晚上挤得水泄不通。六天的票抢售一空，不料在加演的最后一场这天午后，下了一场雷暴雨，雷鸣电闪，击断了两根电杆木，只得停电检修。有关部门找来了好几只汽油灯，供演出照明用。初似英和其他几位剧团负责人研究后，觉得这样艺术效果总归不好，再说剧团已经下乡二十多天了，没休息过一天，下一站还要到较远的F市演出呢，就决定今晚放假。明晚再演最后一场，今晚的票明晚通用。

初筱东这几天一直想寻机会饱览一番水乡小镇特有的风光，趁今天剧团休息，妈妈在开会的时候，便不声张地漫游去了。

此刻，初筱东蹲在一块临水的洗衣石板上，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从对岸破屋里传来的动人的琴弦声。波动的河水浸湿了他的牛皮凉鞋和脚丫子，他也不在意。他的整个身心浸润在琴弦奏出的水波声、风浪声、船橹声中……他简直不敢相信，在这偏僻的小乡镇，在那样一间破屋里，会有一位琴艺不凡的二胡手！

然而，这是现实。

这琴弦声，象有一种神奇的巨大的引力吸引着他。已是日落时刻，他还是迎着弦声走去。

二 访 弦

临街的窗，玻璃残缺不全，用旧布挡着，使屋里的一切显得有点神秘。院门，歪歪斜斜，象随时会散脱下来。初筱东站停在院门口时，琴声嘎然停止。

他犹豫着。

他想象不出屋里的高手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妈妈曾一再告诫他：“我们剧团里的人不要随便去和社会上的不了解的人搭讪，尤其是你，年纪轻，不懂世事。”他在剧团里也听到一些传闻，团里有些年轻人和社会上不二不三的人混在一起，给剧团、给个人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显然，他只是听琴而来，谈不上对操琴者有什么好恶感。现在，琴声已经消失，他还有什么必要停住不走呢？可他离去三次，又三次回到破院门前，是小屋里的什么使他如此难舍难分啊？

“请问里边有人吗？”明知里边有人，他还是极有礼貌地轻问了一声。

没人回答。

“有人吗？”他提高了嗓门。

仍无声息。

院门虚掩，破门的缝隙里完全可以看到院子里的一切。院子不很小，中间一棵银杏树，墙角里一长溜破罐破盆里种着极普通的花。一位上了些年岁的人，坐在树下的一条石凳上，系着断脱的琴弦。

确实，方才的琴弦声让初筱东听得入迷了！他寻思，即使屋里这位很有艺术造诣的长者不能成为自己的老师，但要是能请他作些指点，从中得到些启发，求他帮助自己找到打开音乐艺术之宫的钥匙，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他推开虚掩的院门，跨进了一步，再没往里走：“老同志，你的二胡拉得真动人。”

长者回过一张憔悴的脸，用无神的目光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陌生的青年客。“请出去吧！”主人下了逐客令，他对青年的赞赏一无反应。

青年客进退两难。

要是在别的场合，自尊心很强的初筱东受到这样冷遇，他会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眉清目秀的初筱东，又加他一身整洁体面的衣着，文质彬彬的气质，他到哪里，几乎极少受到冷遇。有时，还会受到意外的款待。有一次，外地一个歌舞团到D市演出，很轰动，票极难买到。筱东让妈妈去弄票，妈妈说：“为了一两张票的小事，犯不着要我去张一次口，我也没有时间去看。你眼睛好，你自己去买一张后座票，带着望远镜去看看算了。”剧团休息日，筱东便约刘浏一起到申江大剧场看看——半个月的票全卖完了！大门前拥着许多调换票子的人。一个西装革履的烫发男青年从剧场侧门走了出来。一旁有两个流里流气的青年指着说：“他是跳西班牙斗牛士舞的主要演员。”“他身上肯定装着票的，去问他弄两张。”大概是这位演员见到他俩有点流气，不理睬他们。筱东手里也拿着钱，当这位演员走过时，便上前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有礼貌地打问：“请问您有多余的票吗？”演员看了看他，问道：“你也是跳舞蹈的？”筱东如实地说：“不。我是搞民乐的。”演员说：“你的体型很象是跳舞蹈的。”便给了他

一张票。筱东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两个人，你还能给一张票吗？”“好吧，都是第四排中间的，最佳座位。”筱东和刘浏一边道谢一边要付给他钱。演员说：“这是招待票，不要钱的。”筱东便机灵地把一枚最新的纪念章别在他的西服上。这时，两个流气的青年上前左右挟住了演员：“还有票吗？”演员把裤兜拉了出来：“没有了。”流气的青年寻衅说：“好啊，方才我们问你要票，你理都不理，看到别人却主动把票送上去。你不要不识相，你不给票，下次出剧场，小心你这套西装！”筱东听着不服气，上前说：“怎么样？你们欺侮外地人！人家一定要给你票？你头上出角！”流气的青年说：“你管什么出角不出角，你有种，较量较量！”刘浏忙掩护着同伴，拿出他演过小流氓的动作，朝后翘翘大姆指：“怕你啊！一对一，对开！”筱东仍不甘示弱：“要不着票子，耍无赖，推板！”（注）围观者也纷纷数落那两个耍无赖的青年，他们才不得不收敛了气势，脚下擦油，溜了。那演员反倒过来感谢筱东他们，互相讲得很热络，临别还留下了通讯地址。

初筱东没有想到，眼面前这位长者听不进半句好话，还冷冰冰地下了逐客令，并用背脊梁朝他讲话。二十岁的初筱东的自尊心一时受到了挫伤。二十岁这个美好的年龄，会让人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朝阳，联想到含苞待放的鲜花和展翅奋飞的雏鹰，会使有些属于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骄傲和自负。持有这个傲气和自负的初筱东对下逐客令的破屋主人隐隐产生了愤懑。但，这种愤懑又仿佛被高超的琴弦声掩盖住了，而丝毫没有流露。

他想退。

（注）推板：方言，意即差劲儿。

他带上了他推开的院门。院门，晃晃悠悠地不愿意被关上，似乎不愿意把年轻的陌生客拒于门外。陌生客在难堪之中想把这扇东倒西歪的门扶扶正。门实在太蹩脚了，到处张着口，一块块门板都象要脱离关系。

主人把续好弦的二胡放在石凳上，又转过脸来，漠然地说：“你不用关门了。”

在初筱东想象中，主人的目光一定是相当冷峻、不近人情和让人望而生畏的。啊，当青年和长者目光交流的一瞬间，两人都迷惑了。

青年迷惑。长者的目光虽严肃，不热情，但这完全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很不愿意透露出来的神情，并不是冷峻和鄙夷。长者的面容是和善的，约摸五十多岁，爬满皱纹的脸上，包含着一种很内向深沉的感情，一种落魄艺术家所特有的风貌。他似乎是出乎一种无可奈何的因素，才下逐客令的。

长者迷惑。眼前这个衣冠楚楚的青年竟如此脱俗出颖，没有丝毫纨绔子弟轻浮的举止，在自己下了逐客令后，他没有表示丝毫不满，还有礼貌地要把这一扇摇摇晃晃的院门关上，还向自己微微鞠躬。青年的容貌也给了他好感。壮实匀称的高挑个儿，不加修饰的浓柔的黑发，长长的剑眉下一双单眼皮的眼睛忽闪着质朴的光，鼻梁细挺，密密的茸毛，轮廓分明的上唇稍微突出，盖住了往里收缩的下唇，这就使他嘴角上总是挂着一种带着稚气的、讨人喜欢的微笑。端正的五官，组成一张既有阳刚气势又很俊美的脸。对一些提着乐器的衣冠楚楚的富家子弟，老琴师已见得不少，一上门就吹嘘自己的家庭，卖弄自己的才华，然后表示要用丰富的报酬来求他指导琴艺。他感到那些富家子弟身上散发着酸味和铜臭，而眼前这个青年却自有一种纯朴出俗的气质。